



蘇聯文藝選叢

①

蘇聯傳統文藝研究

大東書局印行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戲	美	音	作家創作經驗	傳統文學的研究	報告文學選	少年文藝選	名著概說	作家合集	作家專集
劇	術	樂	一輯	一輯	三輯	三輯	二輯	二輯	六輯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版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一輯

定價二八,〇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現代蘇聯新文學的偉大的成就，是由於它有了光榮的傳統的緣故。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現代蘇聯文學，就是承繼着進步的俄國文學的傳統，從舊有的發展爲更高度的表現。

魯迅先生在論到俄國文學時曾經說過：「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勝利的。——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並且，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爲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的善良的靈魂的辛酸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代以來，就是「爲人生」的，無論牠的主意是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祕，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爲人生」。」

這是魯迅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對俄國文學精闢的分析，今日蘇聯文學發展的路線，已完全證實魯迅先生的話是正確的了。

要了解俄國文學豐富的遺產，和俄國古典文學的特徵，我們以為最好是從研究批評作家的工作的成果與他們創作的理論中去把握它的傳統性。

俄國文學的起點，可追溯到十一世紀的古昔時代，可是，我們覺得真正地確立了俄國文學的歷史基礎，從而能給後代起着極大影響作用的，是到了普希金出現後才開始的。普希金鞏固地奠定了俄國文學現實主義的基石，從他起，才把新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帶進幼稚的俄國文學裏，使整個俄國文學從此確立了獨立的風格。本集所選入的作家，即是從普希金開始，依着各作家出生的年代而排列下去，共選了十大作家，直至契珂夫為止。契珂夫的文學生活的結束，正是俄國舊文學結束的時期。

讀者看過這十大作家的生活及其創作方法，大約可以窺見蘇聯傳統文學所經歷的主要歷程，並可以明白蘇聯傳統文學的特徵所在了。至於高爾基的文學生活，他的初期創作，是開始於舊俄期間的，但是，他主要的文學事業，却是應該列入蘇聯新文學的領域中的，故我們另選輯了高爾基的專集，不歸入本集的範圍裏了。

苏联傳統文学研究

(輯 一 第)

目 次

前記	一
普希金	一
果戈里	五三
柏林斯基	一〇三
屠格涅夫	一五七
尼克拉索夫	一八三
杜思妥也夫斯基	二二三
奧斯特羅夫斯基	二三九
車爾尼雪夫斯基	二八九
L·托爾斯泰	三二七
契訶夫	三五九

普希金

(一七九九——一八三七)

一 普希金的生平

童年時代

在莫斯科的巴烏門街上，有一幢明亮的好幾層樓的建築物。孩子們一早就趕到那兒去。大門口的玻璃門，像表示歡迎似地在孩子們前面敞開着。孩子們就沿着廣闊的樓梯，寬大的走廊，跑進充滿了陽光的課室。

一百多年以前，當巴烏門街還叫做日耳曼街的時候，在現在矗立着這所新學校的地方，有一座爲綠蔭庭園所圍住的小房子。

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於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就誕生在這所房子裏。普希金一家共

有六人：父親——謝爾蓋·利伏維奇，母親——納吉伊達·奧希波芙娜，姊姊——奧玲伽，弟兄們——亞歷山大，遼符希卡和早夭的弟弟尼古拉。祖母馬利亞·亞歷克雪耶芙娜，也和普希金一家人同住在一起，普希金和祖母非常親密。

往往當納吉伊達·奧希波芙娜爲着什麼事要責罰她的兒子的時候，普希金就逃避到祖母的房間裏去，躲在祖母的一隻放女紅的大籃子裏。這隻籃子，是這個小孩子最喜歡的一個地方。他會在裏面坐上幾個鐘頭，聽馬利亞·亞歷克雪耶芙娜講故事。他感覺到很好、很舒服，他知道：在這裏，嚴厲而和愛的媽媽是碰不到他了。

媽媽是嚴厲的。全家人都怕她。納吉伊達·奧希波芙娜，出身自漢尼巴族，她是彼得大帝著名的寵臣黑人的孫女，她有着奇怪而不安靜的性格。要是她向誰發氣的話，她會記恨在心，一年多都不開口。或者就成天成夜頭也不擡地躺在牀上，或者就在房間裏跑來跑去，把各種東西從這一處地方搬到或放到另一處地方去，把寢室改做客廳，把飯廳搬進臥室，把兒童間當作飲食間等等。總而言之，照這位主婦的意見，普希金家的房間，經常是在被搬動着的，但是只有規定給孩子們的那個房間，老是一間頂壞頂不舒服的。

父親謝爾蓋·利伏維奇，從來不管家務和孩子們的教育。他的注意力，完全給「崇高的夢想」、感傷的打油詩和零用錢的計算所吸引住了。他多愁善感，小氣，他可以因爲聽到歌詠斑鳩之死的詩而流

淚，也會爲着打碎一隻小酒杯子，在吃飯時懊惱着和嘮叨了好半天。要是有什麼人想去安慰他，說小酒杯不過只值二十戈比，那麼，謝爾蓋·利伏維奇會鄭重地叫道：「對不起，老爺！不是二十個，而是五十五個戈比！」

雖然，表面上看來好像謝爾蓋·利伏維奇很節儉，實際上普希金一家的經濟情形，却是很窘急的：產業被抵押給人家，和再轉押過；管家的只知道儘量盤剝，收入毫無，而支出却一天天地膨大了，因爲普希金一家過的是闊派生活，不斷地舉行晚會、開音樂會、和舉行盛宴。

父親和母親各人忙着自己的事，沒有心思顧孩子們。他們完全是在經常掉換的男女家庭教師的監護之下、和一直沒有調換過的乳母阿林娜·羅喬諾芙娜的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這個乳母，一世都是她的「莎心伽」——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的忠實可靠的朋友（「莎心伽」是亞歷山大的愛稱。）

普希金是作爲一個被討厭的孩子長大起來的。這個粗笨無用的孩子，這個孩子的不伶俐的動作，粗心大意（普希金常常會丟掉揩鼻涕的手帕），和一種喜歡擦手的壞習慣，很使得納吉伊達·奧希波芙娜生氣。有一次，媽媽爲着矯正這種癖習，就把普希金的一雙手反縛在背後，餓了他一天，而把布條（爲着不致掉了），像軍官的肩紐一樣扣在他的短衣上，就那麼樣地把他帶到客人的面前。

對於自尊心極強的孩子，這是極大的屈辱；他逃到乳母那裏去，把頭伸進她的肩窩裏，用全力捏緊

肥滿的小拳，竭力忍住哭泣。乳母安慰他說：「不要緊，我的小少爺！媽媽發脾氣了，發脾氣了，但一會兒會饒恕你的……而您可要好好地聽我講……」阿林娜·羅喬諾芙娜就開始講她講不完的童話中的一隻，這些童話最爲普希金所愛好，而且在普希金所有的作品中，都留下深刻的痕跡。

然而，乳母不只講些童話，她還會講古老的事情，講到普希金的幼年時代；講到普希金一家人怎樣到彼得堡去，講到乳母怎樣帶着普希金到尤蘇波夫公園去散步，遇到了沙皇巴威爾一世，可是不認識他。那時普希金頭上戴着皮兜。巴威爾見了勃然大怒：「好大膽的孩子，在皇帝陛下面前還不除去帽子！」後來普希金回憶到這件事，曾寫信給他的妻子（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看到過三個沙皇：第一個（巴威爾）曾下令除去我頭上的帽子，而我的乳母爲着我受到叱責！」

除了乳母之外，普希金的第一個朋友是姊姊奧玲伽。他們一同玩着孩子們的遊戲，這位未來的詩人曾把自己最初的詩歌試作讀給她聽。

姊姊奧玲伽是這位只有八歲的詩人的第一個批評家，她對於這位作家和他的朋友們在兒童間裏所排演的普希金的喜劇掠奪者，曾「大膽地」吹着口哨加以嘲笑。她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對於法國劇作家莫利哀（Moliere, 1622—1673）的厚顏的模仿。這部喜劇是用法文寫成的，法文正是當時俄國貴族家庭最流行的語言。

作家對於這樣辛辣的批評，曾報以一首法文的打油詩：

「請說，爲何劇場裏

譏笑我的掠奪者？

哎喲！是因爲倒霉的作家，

剽掠了莫利哀的體材。」

普希金很早就學會讀書和寫作，雖然大體上總是學習得不好；好多次被簡單的算術題目弄得哭泣起來，常常受到俄國和外國家庭教師的叱責。

這孩子喜歡的是，讓他一個人安靜獨處，這時他悄悄地溜進他父親書架成行的書房裏去，埋頭在藏書堆裏。在他出世後第八年，普希金已經讀過了康奈伊爾（R. Corneille 1606—1684）、拉辛（J. B. Racine, 1639—1699）及莫利哀等法國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荷馬（Homer）、索福克里士（Sophocles, 495—406 B. C.）、幼里披底斯（Euripides, 480—407, B. C.）等希臘大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許多書籍。他能背誦一連串的敘事詩和「獨白」。（所謂「獨白」是指由演劇者在舞臺上對自己、對話者或對觀眾單獨的臺詞。）甚至就是那些教普希金以「科學初階」的家庭教師們，他們也想像不出，就是在這個懶惰的沒有什麼才幹的學生的長滿了栗色鬚髮的腦袋裏，積蓄着多麼淵博的學識。

裝模作樣的家庭教師盧斯洛，自以爲有詩人的名譽，有一次嘲笑了普希金的詩，激起了這個少年的神經性的發作，把寫着自己所做的詩歌的抄本，投進了熾燃着的壁爐。盧斯洛告訴了納吉伊達·奧希波

芙娜。母親並不查明這件事的真相，立刻嚴厲地懲罰了她的兒子，一面還加了這個自命不凡的家庭教師的薪俸。

家庭裏的生活毫無一點愛情。普希金的年紀越大，越發不能忍受母親的專制的性格，和父親的嘮嘮叨叨。

正在這個時候，善良的叔父華西里·利伏維奇——彼得堡的時髦人物和流行詩人，以解救者的姿態出現了。他非常喜歡這個和他一樣地浸潤在莫利哀和拉豐登（*La Fontaine, 1621—1684*）的引用句裏的炯眼的姪兒。叔父決定把他放在自己的保護之下，經過了一次簡短的家庭會議之後，就告訴普希金說，他要把他帶到彼得堡去，送進當地專收名門貴族子弟的皇村中學去讀書。

普希金毫無留戀地離開自己雙親的家，跟着叔父到彼得堡去，再從彼得堡到中學所在地的沙皇村（現名普希金城）。

在求知慾強烈的這個孩子看來，這裏的一切都是新穎的、異常的。看慣了莫斯科的彎曲的小巷之後，這裏都是直線式的彼得堡的大街；看慣了日耳曼街（自己家裏）那座房子前面的小庭院之後，這裏却是點綴着皇村宮園的綠蔭。

中學時代

皇村中學的考試，定期爲一八一一年十月十九日。在考試時，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爲首的整個宮廷，和皇室的顯貴及各部大臣都參加了。

一羣未來的中學生，都懷着非常興奮的心情，期待着被點名叫到考試官的紅檯子面前去，並且非常留心地互相觀望着，和熟識起來。

普希金在那兒看見了他未來的同學——近視眼和動作遲緩的德里維格，不整齊的高個子——不久就被起綽號叫做「丘赫里」的丘赫里別凱爾，高爾查可夫、柯爾薩可夫，這裏還有初見面就感覺可愛而後來成爲終生之交的伊凡·普斯欽。普斯欽曾經這樣寫下關於他最初見到普希金的情形：「突然間全體出動了，一位手裏拿着文件的官員走出來，開始按姓點叫喊；我聽見了叫「亞歷山大·普希金」的名字。這時一個長着髮髮的眼光炯炯的活活潑潑的少年，有一點兒羞怯地跨出行列……。我們大家都看出，普希金比我們進步，他讀了很多我們聽也沒有聽過的東西，他什麼都讀過而且還記着，特別值得讚揚的，就是在這樣的年紀（我們都是十二歲），却還沒有一般早熟兒往往會有的自命不凡和驕傲。」

從入學考試到開始上課的時期，很快地就過去了。十月裏，中學生就都到沙皇村去，生活走上了六年之久的悠長而平凡的軌道（中學的課程，規定爲六年，在這期間，學生要回家一次都不准許的）。同樣的日子一天一天地消逝過去。早晨六點鐘敲鐘。祈禱和朝餐之後就要上課，然後是散步，接着再是上課，一直要到黃昏。晚餐後從九點到十點是所謂「休息時間」，這時可以到列昂第叔父那裏，在那兒常

常有咖啡和糖果享受；而最愉快的，還是集合同志友好，討論登載在中學同學們所出版的手抄刊物中學賢者上面的新詩。但一聽到通知就寢時間已到的鐘聲時，大家就得停止喧嚷的爭論了。但是，儘管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和躺上了牀，孩子們還會隔着薄薄的板壁，繼續討論或提出辯證，一直要繼續到當值的舍監來維持秩序，這時中學全校才沈沈入夢。到了早晨，又是一陣鐘聲，再開始課業。

文學是大家最喜歡的課目。在中學裏，大家都熱中於詩歌。很多中學生都會寫詩。在文學課上，當教師柯山斯基出了作詩的課題，真會感到有幾分快樂又有幾分創作的苦味。中學生們特別記得這樣一件事：當柯山斯基說：「諸位！試試筆看吧！請用詩文來描寫玫瑰！」

教室裏沈靜起來了。只聽到筆尖在紙上移動的聲音。誰也沒有完成他的詩。但是「蟋蟀」（普希金在中學時代的綽號）却一瞬間就在紙上寫好了兩首四行詩，繳給教師了。柯山斯基有點疑惑地瞧着這個目光炯炯的長着鬚髮的孩子，心裏在想：「難道他早已寫好了來的嗎？這樣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所寫的關於玫瑰的詩，是那樣的優美和成功啊！」

普希金的驚人的詩歌的天分，立即引起同學和教授們的注意。可是，這一切並不能阻止級任監督畢萊茨基在操行簿裏，寫下了與這樣一個活潑伶俐的學生不相稱的毫不恭維的話，畢萊茨基寫道：「普希金·亞歷山大——十三歲，有着與其說是堅實的不如說是華麗的才能，有着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激情與纖細的智識。求學心平凡……。相當懶惰，在教室裏的注意力散漫，態度有點囂強……。只用空話

誇示聰敏，成績平庸……。大膽、輕佻……。當我在教室裏，從德里維格的手中沒收了諷刺學監的作品時，普希金曾表示不服，含怒向我大聲呼叫：「你怎麼竟敢沒收我們的作品呢？」——這樣說來，你還會從信箱裏檢取我們的私信吧？」中學時代的普希金，其向學之心的確是平凡的，數學的成績特別壞。普希金回憶道：「有一次，教授喚他到黑板面前，叫他演解代數問題。普希金只是不斷地動着兩腳，默默地寫出了某個代數的公式。最後數學教師卡爾卓夫問他：「答案怎樣呢？ $\times$ 等於幾？」普希金笑起來，回答道：「等於零！」——「好！普希金，您在我的一班裏的學業也是等於零！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還是寫你的詩去吧！」於是，他又去寫那含有深刻回味的和音樂一樣響亮的詩去了。」他的詩開始被發表在雜誌上，並且成爲人們談話的對象。當一八一五年中學舉行當衆考試的時候，著名的老詩人卡夫里洛·羅馬諾維奇·吉爾若文也參加，普希金早被囑咐寫考試的頌詩。他寫下了皇村回憶，並在吉爾若文面前朗誦。……這一天是我們這位詩人終身都永不會遺忘的，普希金回憶道：「他們喚我出來了，我立在離開吉爾若文兩步遠的地方，朗誦自己所做的皇村回憶。當我讀到提出吉爾若文的名字這一節的時候，我的心境是難以描寫的，我的少年的聲調響起來，我的心臟因爲劇烈的歡喜而跳躍了……。我不記得我怎樣結束我的朗誦的；也記不得我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吉爾若文非常高興，他說要叫我出來，要擁抱我……。大家都來找我，但是沒有找着……。」

參加了這一次考試的中學生都記得：這個少年詩人的詩，深深地感動了吉爾若文，他帶着眼淚說：

「我不會死，這就是要代替吉爾若文的人。」

很多年之後，普希金寫下關於當時他們這兩位詩人的驚人的會晤的情形：

「吉爾若文老頭兒注意到我們，

並且在進棺材時，還爲我們祝福。」

彼得堡時代

修學六年的期間，一眨眼就過去了。一八一七年，普希金畢業於中學，移居到彼得堡，在那裏服務於外交部。但是對於公務，他絲毫感不到興趣。在中學的恬靜的生活之後，他現在全給熱鬧的彼得堡的社會生活迷惑了：這就是舞會、戲院、交誼晚會和文學集會，往往繼續到深夜。各種雜誌上開始刊登和評論普希金的新詩。當長篇敘事詩盧斯蘭與柳德米拉出版的時候，在讀者層和批評界激起了一個巨大的浪潮。這部詩的每一頁上所流露出來的，代替那華麗的頌詩的，却是單純的誰都會了解的俄羅斯民間故事的用語。有些人叫道：「這是粗野的詩，」另一些人這樣讚美着：「這是天才的作品。」

詩人茹可夫斯基，從普希金的童年時代就已經賞識他了，並且有好幾次和他談論到詩的技巧，還曾把自己的畫像送給這位詩人，上面附着這樣的題詞：「一個失敗的老師，贈給一個成功的學生，在他完成長篇敘事詩盧斯蘭與柳德米拉的大可慶祝的日子裏。一八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

但是不久，暴風雨就匯集在我們這位盧斯蘭與柳德米拉的作者頭頂上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反動起來。全國困苦不堪。人民因為連年戰亂而貧窮疲乏，對政府不滿的情緒一天增加一天。

在自由主義的貴族青年中間，產生了幾個秘密集社，其目的在限制專制暴政。在普希金中學時代的許多朋友裏，有好幾個都是這種集社的份子。從這些青年中間，後來就出現了蜂起反抗專制君主制和農奴制度的革命的十二黨人。

早在中學時代，普希金已經和當時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彼特·雅科武萊維奇·察爾達耶夫保持親密的友誼，他曾再三和普希金談到農奴制度的慘酷，談到專制政治是人民主要的敵人。普希金曾經用下面這樣一首詩，獻給察爾達耶夫，這首詩的最後一節，後來曾被彫刻在十二個黨人的秘密徽章上面：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羅斯要從睡夢中蘇醒，

並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將會寫出我們姓名的字樣。」

在愛自由的青年們的集會上，在察爾達耶夫的小集團裏，朗誦、傳抄和默記着年青的普希金對沙皇

所作的辛辣的諷刺詩和愛自由的詩——鄉村，自由頌。

「輕浮的命運的驕子，

世界的暴君啊！顫慄起來吧！

而你們——屈服着的奴隸們，

鼓起勇氣，傾聽吧，起來！」

自由頌這幾句露骨的詩句，鼓起大家從事鬥爭的心，並且喚起大家對專制暴政的憎恨。

關於青年詩人普希金是危險份子及寫了謀反的詩的謠言，傳進警察的耳朵，甚至一直傳到皇宮裏去。普希金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有一個朝晨，警察長官傳喚普希金到當時軍事總督米羅拉陀維奇伯爵那裏去。當普希金到達的時候，米羅拉陀維奇命令警察長官到普希金的住所去，搜查所有的詩稿。普希金聽到這個命令，就向總督說：『伯爵，您用不到這樣做。那兒不會找到你所要的東西。還不如給我筆和紙，我就在這裏把一切都寫給你吧！』當給他紙張的時候，普希金就憑着記憶重寫出所有被禁的詩來。」

亞歷山大一世極度地憤怒，決心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亞，或是監禁在索羅維次基修道院裏。①但是後來經過詩人的有力的朋友長期奔走斡旋的結果，總算以驅逐普希金出彼得堡，並且要他到南俄去了。

① 這是十五世紀在白海索羅維次基島上開創的修道院，一向當作監禁充軍人犯的地方。